

富錦文史資料

第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富錦县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1984年8月

前 言

为了贯彻执行“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组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征博采，重点抢救”的方针，推动我县文史工作的开展，政协富锦县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出版内部发行的《富锦文史资料》第一辑。

本辑共选入稿件二十五篇。主要记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富锦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抗日救国，前仆后继，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迹。这对我们了解抗联时期历史和教育后人是有一定意义的。本辑稿件有的是革命老同志亲手撰写的，有的是征集、整理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的摘自兄弟市县书刊（有些稿件作了删节和文字、标点的订正）。

我县文史工作起步较晚，经验不足，水平有限，文中难免存在一些缺点错误，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同时希望广大党内外老同志、各界人士积极提供和撰写稿件，为办好《富锦文史资料》做出贡献。

本辑资料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兄弟市县、县委宣传部、办、县印刷厂的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富锦县政协文史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八月

目 录

给巴彦县委办公室的复信.....	胡乔木	1
抗日烈士张进思之墓的碑文.....		3
反日大同盟歌.....	张进思遗作	5
我们从小就在一起.....	张玉明	7
宛平来客.....	刘向书	15
人民骄子 民族英雄.....	王善述	31
张进思同志在富锦中学.....	于跃渊	39
我们爱戴的老师.....	孙世明	46
指路恩师.....	卢学敏	48
我的导师.....	王明义	50
永远不忘的好老师.....	耿焕然	59
干将.....	王达普	62
板打鬼子校长.....	霍 然	66
转运站.....	刘希文	68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张校长.....	牟仁同	70
请贤.....	郭革一	73
怀念甲洲哥哥.....	张淑屏	79
祁致中在富锦略记.....	富锦县志办	84
回忆于天放老师.....	于跃渊	87

李景荫抗联活动侧记.....	富锦县志办	94
抗联战斗生活片断.....	唐万有	98
抗日女英雄吕庆芳.....	李大杰	104
姜著堂之战.....	薛 华	109
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事誓约.....	周保中	111
抗日时期歌曲四首.....		112
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117
附录：稿约		

胡乔木同志 给巴彦县委办公室的信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八日）

巴彦县委办公室：

十二月十日信收到。因不在北京，今天才回信，希谅。

张甲洲同志是我在清华的同学，当时他是党员，我是团员。为人非常正直，对党十分忠实，很有能力和魄力，对我教育很深，至今仍极为怀念。他去东北时我已调北平市团委，但他去东北进行抗日武装一事我是知道的。据我了解，当时东北党和北平党并无直接联系，且均屡遭破坏，故张去东北，很可能是开辟工作性质，究竟是否与北平党组织有联系很难肯定，我因尚非党员，更难了解。所询：（一）张与我没有单线联系，与冯仲云同志是否有联系我不能证明。（二）一九三一年夏敌特曾包围清华查捕张甲洲，张化装由校墙越出，当时潜伏在北大德文教授杨丙辰家（家住北农大附近），杨是党外同情分子曾译过席勒剧本《强盗》等书，在日寇侵占北平时沦为汉奸，但当时确是他保护了他，张甲洲同志并经人约我去西郊杨丙辰家去看过他，因此我又说他是北农大教授，但此点无关紧要。据我记忆，敌特追捕他的时间不很长，他和我都并未

到过上海劳动大学。他是我的领导者，更谈不上向我请示汇报工作。（三）此事我完全不知，亦未听说过。他去东北后即与我失去联系。（四）老老是谁的代号我亦不知道。当时在北平的党员现尚在世的我只知有原安徽省第二书记顾卓新（现似在中顾委或中纪委任职，记不清），北京市顾委或人大副主席武光（当时任团市委书记），在中国国际投资公司（由荣毅仁负责）工作的雷任民，估计这三个同志也不易了解，因为他们都不在北平党市委工作，且后均被捕。

冯仲云同志我不记得是否在世。对张甲洲有密切友谊的我知道有于九公，当时也在清华，非党员。现已在黑龙江省担任省级挂名工作（如人大政协之类）。他或者可能提供一些线索。其它我就说不上了，这很抱歉。所附照片很珍贵，我能证实其人是张甲洲同志不误，现退回。

（转载《巴彦县党史资料》）

抗日烈士张进思之墓

(碑 文)

进思同志，原名甲州，别名平洋。一九〇六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一九三〇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十六军军长等职。其在学生时代，为了反帝爱国不顾个人安危，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入东北后，受党的委派，身负重任来富锦，藉教育工作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向青年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使许多人倾向革命，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中来；同时又组织广大农民奋起抗日，严重打击了日寇侵华的嚣张气焰。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不幸的是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由富锦转移去头道林子抗日根据地途中，被敌人发觉，身中枪弹，壮烈牺牲。这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然而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千百万革命志士前仆后继，使烈士的遗志终于实现，祖国获得新生，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羁绊，社会主义即将建成。

进思同志：您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贡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实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您的精神成为

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您的名字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中共富锦县委员会

富锦县人民委员会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五

反日大同盟歌

张甲洲遗作

于天放遗录

一九三一年，倭寇侵蒙满，
半载间攻我辽吉，炮击龙江垣；
杀我同胞似牛马，血流东北边。
言之落泪，思之痛惨。

痛哉，恨哉，死者真可怜！
愤哉，慨哉，生者有何感？
朝鲜沦亡数十载，可做前车鉴。
溯自“九一八”，辽吉起惨案，
全中华任帝国主义踏践，
试看英法与美日，爪牙似利剑，
太平洋上暴露白刃尖。

起来，起来，上前线，去迎战，
我们大敌还有那些走狗和汉奸。
反帝大同盟共勉旃？

青年立志，创造自由光。
低头看军阀政客先后去投降，
国民政府抱镇静，一味不抵抗，

他们听候国联欺骗和摧残。
打倒军阀大集团，打倒万恶国联！
中华民族联合起来，夺回我山河。
反日大同盟共勉旃！

伟哉大同盟，中华救命星，
牺牲赤心热血，跳出牢笼。
黑暗世界破，东亚放光明，
奋力图自由，人类东融融。
平等平等，阶级不再生。
一切恶事，都成落花，现实真大同。
反日大同盟共勉旃！

张甲洲同志系松江省巴彦县人，一九三〇年在北平清华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西郊区委书记，代理北平市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夏季市委被破坏，遂逃亡上海，不久，回到东北进行秘密工作。“九一八”东北沦陷后，一九三二年在满洲省委领导下，在巴彦县创立抗日的武装游击队，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他任军事指挥员，参加领导的同志们均系学生出身的共产党员，故有“学生抗日队”之称。他在战马倥偬之际，作反日大同盟之歌，其中充满反帝反封建的怒火心情，指出了抗战胜利的光明前途，并热望中朝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日寇。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富锦县与伪匪作战，壮烈殉国！

（摘自东北烈士纪念馆《张甲洲档案》）

我们从小就在一起

张玉明

张甲洲（化名张进思）是我童年的朋友，我们从小就在一起，家住东西院。长大了念书时，以及到社会上以后也没断了来往。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感到这个人很不简单。

家

张甲洲的家原籍是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三山张家屯，我们是老乡。乾隆年间，他太爷张百顺带领一家五口人，逃荒到关东岫岩大庄河北，在五道沟子居住一百多年。道光十五年，北迁江南。咸丰十一年，又搬到江北巴彦苏苏东北东包宝山。在这占荒一片三百多垧，从此开荒种地，家业兴盛，开设油坊一处。以后人们都管此地叫“张家油坊”。

“九一八”事变后，油房被土匪黑虎烧毁。从此，父辈哥四个分家，每股分山荒地六十多垧，草房三、五间，成为破落地主。

后来张甲洲组织游击队的时候，房子被敌人烧毁，土地没收，其父张英从此化名张品三，携家带着开始逃亡生

活。他父亲很能说，人们送绰号“张铁嘴”。为谋生计他便投师刘汉军，也叫刘二先生，得其祖传秘方，专治疙瘩疔子，无名肿毒和黑红伤，以及给小孩栽花种痘，成为农村外科医生。从此以行医为业，在呼兰、木兰、汤原和桦川等地到处流浪，在哪也不敢久居。

“八一五”解放后，他父亲返回故乡，因支持儿子抗日和给游击队员治疗伤病有功，被乡亲推举为村长。一九四六年春，调县当半年多副县长。后因年过花甲，多病体弱，告老还家。

童 年

张甲洲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生于张家油房，比我大一岁。他小时候，对事好追根问底。一天晚上，他梦见他从大爷爷家回来走在路上，他望着天空问：“天上的星星能不能掉下来，月亮咋不亮呢？”

张甲洲六岁时，家人就教他认字，学习可好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背的滚熟，那真是过目成诵，乡亲说他“绝顶聪明”。九岁的时候，他就到天增泉私塾读书。那是一个小集镇，离家十五里地。他在那学习很用功，不但贪黑起早，而且一天都不耽误。这年春节以后，刚过正月十五他就张罗回校。家人让他过完二月二吃完猪头肉再走，他不干。这天正下大雪，他怕家人阻拦，揣两个馒头便不告而别。

家人发现他走了，便撒下人马去追。那鹅毛大雪，迷茫一片，到哪儿去找啊？天黑了还不见踪影，屯里的人打起

灯笼去找。在白茫茫的雪地里高喊他的小名：“小德子！……”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小德子没有回声，也不见足迹。

他妈妈给天地爷烧香，直留留地跪着，祈祷老天爷保佑他的儿子平安无事。

大家正着急的时候，他六姑父赶着爬犁把他送回来了。原来他走失迷路，闯到六合屯去了。他六姑父发现他时，他冻的都说不出话成了雪人。兜里的干粮，也都冻成了冰块，险些当了“路倒”。

张甲洲童年的时候，还有两个故事。

一是抗婚。他十二岁时，家要给他订婚，他不干。他爹说他几句，他就没了。他妈可屯子喊，哪也找不着。傍黑时，才发现他躲在被套里睡着了。

二是爱护妹妹。那天他二妹妹淑贤淘气，叫他大妹妹淑廉打一巴掌。他看见不满意地说淑廉：“她是你妹妹，你可以打她；那么你也是我妹妹，我也可以打你啦？爹妈都不打咱们，你打对不对？”淑廉跑到我们家来，我见他撅着嘴，问他怎么啦？她眼皮一抹搭说：“挨说了呗！”

青 年 时 代

张甲洲的学习可真好。无论是在小学，还是上中学，每次考试都第一，把纂着一样。一九二三年，他到齐齐哈尔头名考入了省立第一中学。他也真用功。这年他长一脸黄皮疮，眼睛都肿“封喉”了，回家治疗时，还用手扒着

两眼看书。虽然他在家休养一个多月，但课程没拉下，回校期考还是第一。

他在学校威信很高，同学们都拥护他，选他当学生会主席。这年他在省一中没念完，因为领导学生反对军阀张作霖抽学生当兵，而被开除学籍。回家来我们臊皮他：

“你这书咋念的呀，还叫人开除啦？”

他也真有能力。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二四年，他到奉天又考上了文华中学。张甲洲那小伙到哪也不“眼候”。他在文华中学由于学习优秀，演说“打炮”，又当上了学生会主席。“五卅”惨案时，因他领导学生示威，进行反抗斗争和募捐资金，支持工人罢工，而被军阀镇压，又被开除了学籍。回来时，我们又臊皮他：“真丢，又叫人撵回来啦！”张甲洲不在乎地说：“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

一九二六年，他第二次去齐齐哈尔，这回考的是省立高级工业学校。不久，他在这个学校又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可他不接受“教训”，又领导学生反对政府当局卖国，到各商店去焚烧日货。这下可惹了大祸，叫吴大舌头抓去，险些没叫人打死，后在师生的强烈要求下，才释放出狱。

一九二八年春季，张甲洲南下进京求学，先考入北平私达补习学院，转年进的北大。他考的是北大理工学院，学习理化专业。就在这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北大学习期间常给我来信，邮他们办的油印小报，报名叫《黎明》。劝我和他的三个妹妹剪掉小辫，梳短发，还不让我裹小脚。我们是山东人，家很封建，从小就给我缠足，他

很反对。我想放开，可妈妈不让，说：“大脚找不到好婆家。”

这天，他又给我邮张《黎明》小报，上边有首打油诗《给缠足者》，诗文很短，就几句：

“裹小脚，

嫁小官儿，

小官儿爱惜小脚尖儿。”

我看完以后，一气之下把辫子剪掉了，脚也放开了。他的三个妹妹也跟着我剪成了短发。不咋那么难为情，好几天不敢出屋，见人就脸红。上街去时还有人起哄，叫我们“秃尾巴鹌鹑”。

教妹妹识字

张甲洲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很关心他三个妹妹的学习和生活。不但写信叫她们剪掉大辫子，而且暑假回来还教她们识字。以后提起此事，她们都说：“大哥是我们启蒙的老师。”

那年张甲洲暑假回家，看他妹妹们很听话，都梳短发了，很高兴。于是，又写很多字块：大、小、上、下、天、地、水、火，等等。一个个地拿出来，教三个妹妹认。还讲故事，鼓励她们学习。

那天，他讲一个《文盲的笑话》。从前有个有钱的人，很爱虚荣，总爱显示自己的豪华富贵。这天他出门，里三层外三层地穿了很多衣服，怕别人不知里边穿的是什么衣服，便求别人写了一张“内穿衬衫一件”的字条挂在

衣襟上。不料走到一个电子的时候，来一阵大风把衣襟上的字条刮丢了。他找啊找，没有找到。可一转身发现另一张字条，查一查字数都一样多，以为就是这张呢，因为他目不识丁，虽然字不一样他也不知道。于是，又挂到衣襟上了。

屯里来了一位衣襟挂字条的人，很多人都好奇地来看热闹。识字的人一看很惊讶，莫名其妙地问：“谁往你身上倒灰啦？”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把阔人问的目瞪口呆：“没人往我身上倒灰呀！”“那你为啥在衣襟上挂个‘此处禁止倒灰’的字条呢？”那人又不解其意地问：“不，你看错了，这条上写的是‘内穿衬衫一件！’”这个阔人固执地解释道。这时，有个小孩拣张字条跑来问众乡亲：“这是谁丢的字条啊？”那个阔人一看，说：“呵，这张是我的！”他才知道拣错了，众人哗然大笑，阔人面红耳赤。

驱 翟

张甲洲最恨贪官污吏。三十年代，巴彦有个姓翟的坏县长，叫他们撵跑了，后来人们称此事为“驱翟”。

这个坏县长叫翟兴凡，也叫翟文举，人称“翟二爷”。他哥哥翟文选在奉天当省长。他就依仗根子硬，贪赃卖法，敲诈勒索，仗势欺人，还叫他一个姓姚的姐夫当衙门卫队长。这个姚队长下乡，私假虎威，惯用“通匪”伎俩敲诈民财——看谁家有钱，就说你“通匪”，插上钱啥事没有，否则就抓人。那真是无恶不作，横行乡里，人

们恨得咬牙切齿。此外，翟兴凡在新街基开设一个水田公司，强占有二百多垧地主荒地，雇些鲜族人给他种稻子。这年春天翻地，因垦地边界挤占别人土地，他叫一个鲜族农工，将干涉者用铁铤给砍死了。死者家属来告状，他将凶手抓来只押三天，就从“后门”放了。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暑期，张甲洲从清华放假回来，联合北平、天津、奉天、哈尔滨等地读书的十多名家乡同学，在中学成立一个“驱翟办公室”。这些本县在外地读书的大、专院校学生齐聚县城，将翟兴凡的二十多条罪行印成传单散发到东北各地；同时，在大街上也贴大字报，造得满城风雨，使他哥哥也无法保驾。

省政府派参事陈骥甲来调查。他到乡下时，四面八方的受害百姓，都坐车来找他诉冤叫屈。省长万福麟看翟兴凡的问题铁证如山，也无法袒护，只好调走了之。来接任的县长叫靖国儒。这两个县长的姓，字音碰的可真巧，连起来可成“净宅”一词。所谓“净宅”，就是人死出灵后，阴阳先生在停尸间撒五谷杂粮，贴符念咒，驱殃撵鬼。翟走靖来，这不正是“净宅”吗。后来人们一提起“净宅”，都会意地哈哈大笑。

“驱翟”斗争胜利了！他们又印发一张公开信，向全县人民报告：这年我正在兴隆镇女校当教员，已还邮给你一张呢。过去送好县长，人们都端盆水、拿面镜子，表示这个县官清如水、明如镜；可送这个脏官呢？他们也有办法——到涂彩铺扎一个大铜钱，一人多高、二尺多厚，准备放到城门口，等翟兴凡走时，请他从钱眼钻过去。此外，他们还到花子房雇帮乞丐，准备在后边烧纸，赠送些